

· 爱系列

孙晓华 孙鹏 主编

# 爱

是择时开放的花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 最爱系列  
www.hongxiu.com 孙鹏 主编

愛

是择时开放的花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爱是择时开放的花/孙鹏主编. —上海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，2009. 8  
(最爱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52 - 0409 - 4

I. 爱… II. 孙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0532 号

本书由  文学网站独家授权出版

**总 策 划：**王 刚 毕建伟 徐明松

**责 任 编 辑：**许 铭 陶 晨

**版 式：**颜 英

**助理技术编辑：**孙宗雷

**书 名** 爱是择时开放的花

**主 编** 孙 鹏

**出版发行**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**地 址**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
**经 销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**开 本** 889×1194 1/32

**印 张** 8

**版 次**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**印 次**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** ISBN 978 - 7 - 5452 - 0409 - 4/J.234

**定 价**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 - 56477080

**版 权 所 有 不 得 翻 印**

# 目录

- 宁要你恨不忍你痛/001  
一碗牛肉面/006  
冰镇可乐的夏季风/009  
炒面里的爱/020  
筷子人生/022  
你是我的眼,我是你的腿/025  
拉勾、上吊,一百年,不许变! /027  
散尾葵和阳光的爱情/032  
我不在天堂/034  
只能爱到这里/040  
最是那一碗粥的温柔/044  
从日落到日出/046  
壶水样的爱情/062  
Glory,我的肋骨丢了/068  
人生就是一场苦中作乐/076  
爱,是朵择时开放的花/081  
你看见过骆纸鸢吗/084  
遇见你,是最美丽的意外/091  
踩个影子来跳舞/097  
藤蔓爬过旧夏天/104  
绿萝巷的光离流年/122  
如果我笑着转身,你会不会再回首/128

- 爱未远,只是我们走开了/140  
我要跟你去流浪/151  
在35度角拍下你的侧脸/158  
午夜时分的爱情/170  
谁的烟花不寂寞/176  
遗失在二零零六年的小城夏天/184  
一场荒唐的遇见/191  
晚安/202  
青春的疼痛,伤了谁/218  
不认又如何/227  
魔剪之恋/241  
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/248



## 宁要你恨不忍你痛

文/燕凝仪

她一直想给他唱支歌。她的声音很好。

他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。看似虚无的交流方式，很多人认为可笑软弱，不堪一击的关系。

他没想过要她唱歌，他只说你的声音很好听。她说你的也是。她从耳机里听到他那边的嘈杂，人声机器声车声等等等，还有他的呼吸。她安静地听，他说你怎么不说话？她微笑：在听。他“哦”，说听吧，我这里乱的。

他开间小广告公司，有时发路牌效果图给她，她说好看。他说你来吧，我带你去看真的路牌，我做的。她不说话。他说你不想看吗？或者我去你那儿接你。

他等她说话，她不说。他说怎么？说话啊！

她还是不说，她想我可以给你唱歌听的，她也没有说，她有点累。他掉线了，他的机器出图时总爱掉，她没等他再上来，下了。

四月的时候，她全身开始浮肿，就不再和他视频。她说我的摄像头坏了。他说再买，我给你拿钱。停顿片刻，他说你想过吗，如果我们每天在一起，就不用买视频了。

她笑，北国春迟，窗外杨柳刚刚泛绿，他那边的花都已开了。他说来吧，我等你。

她只能微笑。然后她打字：八千里路云和月。她听见他大笑，然后他也打字：关山度若飞。

· 她二十二岁，他三十二岁，他比她大十岁。他们在电缆两端因对

方的存在而欢喜。

他觉得她是异常安静的女孩，他说：你很特别。

她听着，他的声音比他的年龄老，但是她爱听，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声音。

他总很忙，常常说到半路就工作，几十分钟后再来说，已经忘记刚才的话题。她等他，静静地等，她知道他在，在她的对面。他总说抱歉，她微笑听他道歉，她不说不客气，她让他道歉，她偷偷笑。他自己也笑，说你是个顽皮的丫头。她更笑。她很想顽皮，在他面前顽皮，她极会淘气，曾经有几个男生喜欢她，然后他们一个个离开了她。

她的手指打字渐渐困难，她就只和他语音，他说你越来越懒了。她说我打字累。他由着她，有时他在工作不方便说话，就他打字，她说话。她很想唱歌给他，他没有要求，她到底也不好意思主动让他听。

她不开视频以后，他也拒绝给她看，他说不公平。她说你精于算计，真是个小商人。他说如果你想看，我们成个三口之家天天让你看，怎么样？

她的脸有点红，不说话。他笑，她想得出他的表情。他说你害羞了还是生气了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们见个面吧。

她只有笑。

你不是爱养花吗？他说：我这地方牡丹好的。

她说知道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她还是笑。在关心某一人时自然关心他的一切，但是她不说。

有一天他问她：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？

她想了很久，她已经到了没有权利要求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离她越来越远了。她没有回答，问：你呢？你想要什么样的？

他笑：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。

她撇嘴：俗！

他说我猜到你这么说。

她的脸有些胀，积水开始严重。她笑的时候皮肤很紧，觉得吃力。夜里十二点了，她知道他工作一天很累，可她不想他说再见。她说你可以再晚点睡吗？

他打哈欠：可以。

她轻轻叹气：算了，我们下吧。

他实在太累了，没有听出她语气里的忧伤，他说好的，明天我们再说——我觉得你该考虑一下我说的话，我要去见你，我不想这样，我想和你面对面。

她沉默一会：好的，你让我想想。

他一时很开心，有点不知说什么，想了几秒说：做个好梦。

她说好的，也许我会在梦里见到你的。

他说好，那我今晚在梦里等你。

躺下的时候，她努力想做个能见他的梦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她的心脏出现衰竭的症状，黎明醒来时她在抢救室里，她想他在梦里空等了。

各种以前所知的病态一一出现，她的贫血已经非同小可。她又开始长时间住医院，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都会在这里度过了。她不惊慌，保持一贯的安静。

她每天给他发手机短信，他问她怎么不上网了，她说出门了，不方便。他问她做什么事情，几时回去，还有他可以在什么时候看见她，她说我还没有想好。

夜深的时候，她想他，睡不着。她拿电话看他白天发来的信息，边看边笑，眼睛发酸，但她不哭。看完了，她呆了呆，摁呼叫键，他马上就接了，她怔怔地没话，一段沉默后他说我以为你睡了。

藏了太久的泪忽地涌满她的眼，隔了半天，一句“你喜欢我吗”在说出时变成“你喜欢和我聊天吗？”

喜欢。

她闭上眼睛。心在颤。

他说你哭了？

没有。她笑：很高兴。

他说我知道你哭了。

她说没有，睡觉吧，晚了。

她永远记得他说的喜欢，她没有奢求更多，她能拥有的已经太少。

她很乖地配合治疗，可还是衰弱下去。又忽然有一天，意外好起来，好像有很多力气了。她穿上美丽的裙子到花园里坐，母亲一直陪着她，她说我想一个人呆着。母亲说那么我一会再来。回去了。

天蓝得透明，浮着白色的云，成群的鸽子在天底下飞。她看了会，笑了。她试着慢慢走到医院门口，出租车司机殷勤地替她开车门，车到银行前她说你可以帮我取吗？她把密码告诉司机，一会他替她把她最后的积蓄拿来了，她捏着轻薄的五张红色钞票，告诉司机送她到车站。

她一个人到窗口排队买票，疲惫虚弱，有个阿姨看见她的样子说姑娘你怎么了？她笑：没怎么。阿姨说你要买到哪里，我帮你吧。她就说了他所在的地方。阿姨说很远啊。她说的是的，很远的。

票拿到手里，她有奇怪的感觉，原来人和人之间只要想见，还是容易的，用不了多少钱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就可以实现，只要你想。

路途遥远在人类已经不成为问题，最远的距离还是命运间的万水千山。

他和她的命运终究还是隔断的。

她拿了票在站前广场坐着，她想象自己整装待发，到一个男子所在的城市与他相见，她想象自己容光焕发，笑靥如花。她知道他会爱她，因为她是那么的爱他。

她长久地幻想之后打通他的电话，他正工作，说：我这几天忙过就去你那里，你看好吗？

她的喉咙有点赌，她清清嗓子：不好。

为什么？他吃惊。

她平静地：因为我要结婚了。

他哑住，世界瞬间死寂。

因为他比你有钱。她说：所以我选了他。

他近似吼叫：我不信！

事实是的。她说：就是这样，我们完了。

她从车站回去的时候好好的，就像从没生过病。她对母亲说 I  
该好了，我已经病了太长时间。

那天晚上天有点阴，在缓慢窒息的过程中，她听到了雨声。母亲  
在她身边哭泣，她想说妈妈不要哭，可她已经说不出话。

病房里的灯光从来没有这样亮过，她想也许是给她照亮归去  
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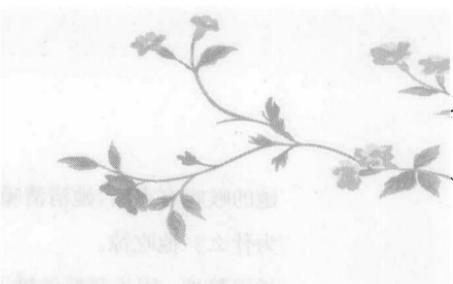
她的脸色一直红艳，仿佛盛放的花。

她知道他会恨她，她宁愿他恨，因她不想他绝望。恨也许不可忘  
记，绝望则会带来不可痊愈的伤痕。

她不忍让他疼痛。

她还是很想给他唱歌，很想。

她在天快亮时离开了，手里攥着一张车票，终点是一个小城，那  
个地方牡丹很好，却少有人知。



# 一碗牛肉面

文/青青子青

活泼开朗的华大学毕业后，在一家银行上班。习惯了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后，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当教师的异性朋友军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华身着素净飘逸的白色连衣裙，一袭披肩的长发来到约定的咖啡厅款款坐下。清秀俊朗的军刚一进门，突然感觉眼前一亮，他的眼神停留在华身上的那一刻，他告诉自己华就是他今后想要照顾一生的女孩。

那时的华任性、锋芒毕露，一副小孩子的脾气，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军面前不依不饶地无理取闹，而军则摊开双手边笑边哄她，看着她破涕为笑之后，军就会长长地舒一口气。不仅如此，华会仗着自己年龄比他小的优势，嘴里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女人天生就是用来宠用来惯的！”听到华的这番高论，军微微一笑说：“第一条，你说的永远是对的。第二条，如果你错了请参照第一条！”

金秋十月的天空湛蓝无边，朵朵流云从空中飘过，阳光铺满了整条马路，两旁的梧桐树招手向他们致意，军会骑单车载着华悠然自得地压马路。这时的华则像小猫一样，眯着眼睛温顺地靠在军温热的后背，两条腿有节奏地上下弹着。军在努力蹬，车轮在旋转，前方的路连绵而又悠长。

想到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，和漂着的几片牛肉时，华就会垂涎欲滴。于是，每次陪华吃牛肉面时，军总说自己不爱吃肉，或者说自己害怕吃得太胖等种种理由，而将自己碗里的几星点牛肉片细心地夹到华的碗里。然后看着华开心地吃下去，这时，军就欣慰地

笑了。

那条天天走过的马路,从叶子黄走到叶子绿,一晃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,华和军就这样不闲不淡地走着,可是靠军的那份工资是不足以买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家。在小城,军又孑然一身,举目无亲,现实的窘迫让军在华的面前不敢许诺明天,更不敢承诺未来。除了一颗爱她的心之外,能给予的只有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和自己碗里的几片牛肉。

华看着昔日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看到他们被金钱包装后的那份华丽和风采,又目睹着他们一次次挥金如土的那份潇洒。华茫然了,再次面对军时她少了以往的欢笑,而多了些沉默。毕竟,爱情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

在一次偶遇中,朋友说红颜易老,有几个女人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为了一棵树而失去整片森林是不值得的事,这一次,华那颗不安分的心动摇了。

于是,在一次吃牛肉面时,当军再次将碗里的牛肉片夹给华时,被华突如其来伸出的筷子碰落,牛肉片落在桌上,如同一个被人遗弃的孩童,无辜地冒着满腔的委屈。军愣住了,不知所措地望着华,但是华却冲着军发了恋爱以来最大的一次脾气,她说军的木讷,军的清贫,军的一无是处;还说选择和军在一起是她人生路上的一大败笔;说军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。华提出了分手,然后起身将军一人扔下,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

看见华远去的身影,军瞬间泪如雨下,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感情的堤坝在与金钱的对抗中轰然倒塌。他知道此时,所有的语言对华来说都是苍白无力,除了放手,他别无选择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华远离了以往和军耳鬓厮磨的生活,当然华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,有腰缠万贯的钻石王老五,也有家族显赫的干部子弟。因为有了军作参照物,自然也就多了些挑剔,有钱的缺乏安全感,有安全感的长相又不如意,长得帅的又太油嘴滑舌。

让华倍感失望的是每次不同的人陪华去吃牛肉面时，那些人从未将自己碗里的肉夹给华，而是埋头只顾着自己吃，全然不顾华那惊诧的眼神。

就这样时间在华的挑来选去中慢慢流逝，一转眼，一年的时光一晃而过，而华仍然形影相吊。

有一天，华一个人走在街头，看着两旁熟悉的梧桐树，她回想起往日和军在一起的幸福时光，不禁心头一阵失落。正在此时，华看见马路对面走过一对情侣，华仔细一看，正是昔日追求过她的军，而军旁边的则是他的女朋友。华看到他们一脸甜蜜的样子，华知道，因为她的转身而错失了一个爱她的人。她明白了，两个相爱的人不要随便牵手，更不要随便放手。

时过境迁，挑来选去，当身边的人和事都成了过眼云烟，千帆过尽后，华突然明白，原来爱就是平平淡淡的一碗牛肉面，而她想要的也不过是一个知冷知热、爱她的人！

但是爱却不会为她在原地停留，当她回头观望时，却发现，事非人非情也非，就如爱情是没有重复键。这世上，没有一味的等待，就好像一株树，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永远不开花。

因为华的一转身，两个人便是天涯，这一辈两人踏过无缘的港湾，任缘分擦肩而过。

往事恍然如昨，当华再次端起牛肉面时，顿时潸然泪下……



## 冰镇可乐的夏季风

文/耶马

1

那个夏天特别的炎热，太阳是个贪心的劳模，长时间霸占着天空，似乎想把整个世界都蒸发掉似的，虎视眈眈。

季风从医院走出来，到对面的小卖部递上一百块钱，道：“冰镇可乐，两箱。”

身后，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——那是医院浓重的消毒水掩盖下最常见的味道。

季风警觉地转身，方才发出尖叫的汽车重新启动，扬长而去，车牌号，模糊在尾气的烟尘里……

路上，孤零零躺着一个女孩，鲜红的血在洁白的连衣裙上迅速蔓延。

季风直感觉头脑一阵懵来，下意识地奔上前去，抱起女孩就往医院跑。

那天是季风第一次升职，成了医院眼科的主任。同事起哄，让他请客。季风喜滋滋地咧着嘴：“好，我这就去。冰镇可乐？”

不是医院的风气良好，不爱胡吃海喝，只是选择了白衣天使当职业的人，往往早已把所有的时间都交付给了病人，像请客吃饭这么隆重的事情，很难凑到一起。于是，夏日里的冰镇可乐，冬日里的珍珠奶茶，便成了大家例行的庆祝方式。

那天季风自然没有带回冰镇可乐，反而给大家带来了新一轮的忙乱。经过几小时的抢救，女孩终于保住了性命，住进了医院。清洁

后的她静静躺在病床上，姣好的面容纸样苍白。

护士小周打趣道：“季主任，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冰镇可乐？”

季风敷衍地笑笑，心情却是非常不好。

本来，当医生这么多年，早已看惯了生死，医生与病人，本就拥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。医院，只不过是他们某个偶然的交点，交点过后，各不相干。

可是这一次，季风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。因为，这不是自己来看病的病人，而是他从外面“捡”回来的伤者，她的生命经他之手，得以在这世上延续。他已莫名感受到一种责任。

季风曾不止一次回想起那天见到她的情形。她脆弱地躺在柏油马路上，娇小的身体被鲜血染红，整个人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，却构筑了一幅无比绝望无助的画面，令人心碎。

季风清晰地记得，自己当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晕眩，像极了晕血的症状。

可是，他是医生，他怎么可能晕血？

2

女孩是在第三天下午醒来的，小周立即跑出去，喊道：“季主任，冰镇可乐醒啦！”

女孩并不知道，在自己失去知觉的这几天里，“冰镇可乐”，已经成了她的另一个名字。这个名字，包含了些许幽默，些许巧合，还有，太多重生的意义。

她只怯怯地问道：“请问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没有开灯？”

3

女孩的眼睛缠上了厚厚的纱带，转到了眼科的病房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卢小可，可乐的可。”

“哟，还真是冰镇可乐呢。”有人说。

“我怎么了？我眼睛瞎了吗？”小可问。

“没有，只是受了伤，需要治疗。”季风柔声道。“有你家人的电话吗？我们要通知你的家人。”

“哎呀。”小可轻呼道：“千万不要告诉我妈，她会急死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肇事司机暂时没有找到……你……”

“医疗费用是吗？”小可问。

季风没有作声。

“我听护士说，是你救了我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不怕我没有钱治病，替你惹上麻烦？”

季风笑：“我是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责，哪能想那么多？”

小可点点头：“你是个好人——我的包呢？”

小周递上她那只精巧的小包。她显然还不太习惯这毫无先兆的失明，慢慢摸索着打开包，从夹层里取出一张彩票，道：“你看，这一期的彩票，我中了二等奖，你帮我去兑了奖，我就有钱交住院费了。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”

季风接过那张早已被鲜血浸坏，看不清号码的彩票，喉头一阵哽咽。

院长的声音，已有些微愠：“小季啊，你年轻有为，又刚刚升职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可千万不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病人，给人落下把柄。”

季风心里明白，院长担心的倒不是他被人落下把柄，而是无端收留一个不肯说明来历的重病号，会为医院带来多大损失。

季风态度强硬：“您也知道她是病人，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。”

院长猛地起身，怒道：“你要搞清楚，如果我们见死不救，她早就命丧黄泉了！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眼睛上还有点小问题而已！”

季风去病房的时候，小可正端坐在床边，乖乖地在削一只梨。听到他的脚步声，立即露出甜甜的笑，高兴地说：“季医生，我已经会削梨了，你看，这是我刚才自己削的，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。还有，我已经可以从脚步声中分辨出你和周护士了！”

季风呆呆地看着她手中那只削得并不完美的梨，却看到她手上，被水果刀划出的浅浅伤痕。他一把抓过梨，扔进垃圾桶，吼道：“你学这些做什么？你又不会一辈子是瞎子，学这些做什么呢？”

说着，便去替她收拾东西。

小可怔住了。她从未听到过季风发这么大的脾气。那个温和善良的医生，不仅救了自己，更是照顾有加，有求必应。——他是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？还是，自己真的惹恼了他？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小可本想道歉，却不料鼻头一酸，眼角开始泛起了潮湿。

“你哭了？”季风却紧张了。“不要哭，小可，不利于眼睛康复的。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那么大声对你说话，吓着你了。来，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我替你把奖金兑出来了，交了住院费，医院决定让你住进最高档的病房，让我专门替你治疗，不久之后，你就会复明了。而且，你也可以暂时不用绑那么闷热的纱带了！怎么……你还在哭？那我说个笑话给你听，好吗？”

那天，季风带小可做了很久的公车，到了他的单身公寓里。

“季医生，怎么高档病房离医院这么远呢？”

季风笑道：“这里是医院的新区，高档病房嘛，当然在新区的。”

“那住院费贵吗？除了治病，我的奖金还能剩下一些吗？”